

不仅可以在网络空间,还可以在赛车场、滑雪场、万米高空……

2020年的特殊毕业典礼令人难忘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随着夏天的到来,各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相继迎来了毕业季。对于2020年毕业的学生而言,最沮丧的可能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无法拥有一场热闹的毕业典礼。为了弥补这一遗憾,一些学校选择了为毕业生举办网上毕业典礼,一些则为学生们准备了“无接触”毕业仪式。这些充满创意的毕业典礼,不仅弥补了学生们不能拥有传统毕业典礼的遗憾,还给了他们人生绝无仅有的新奇体验。

美国:线下线上活动非常热闹

当前,美国高中进入毕业季。为防止疫情蔓延,一些学校在赛车场或滑雪场山顶等特殊场地举办毕业典礼。据美联社报道,拉斯维加斯费思路德高中5月24日在当地赛车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毕业典礼。每名毕业生和家人驾车来到赛场,逐一开到赛道起点探出车窗领取毕业证并拍照留念,然后踩下油门在赛道上跑一圈。不少毕业生家庭用气球、标语或横幅装饰自家汽车。

新罕布什州北康市的肯尼特高中定于6月13日在当地一家滑雪场举办毕业典礼。届时,学校174名毕业生每人可邀请4名嘉宾同行,乘坐缆车10分钟到滑雪场山顶领取毕业证并拍照。这家滑雪场为此提供免费服务。肯尼特高中校长凯文·卡彭特说:“我们利用当地社区资源,想办法在目前的糟糕情况中做到最好。”

网上毕业典礼也受到毕业生们的欢迎。5月15日,网络巨头脸书旗下的社交应用Instagram为全美所有中学和大学2020届毕业生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网络集体毕业典礼。这场历时近两小时的网络集体毕业典礼邀请到了众多明星助阵,包括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演员珍妮佛·嘉纳、奥运体操冠军西蒙·拜尔斯等等。明星们有的献歌,有的送上祝福,还有的给出了人生“小贴士”。

Instagram首席运营官马恩·莱文向媒体谈及了举办网络集体毕业典礼的初衷:“这是2020届毕业生们有苦有乐的时期。同学们即将毕业,毕业可能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没有游行,没有证书授予仪式,没有庆祝聚会,他们正在迎接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但是毕业是巨大的成就,即使在疫情下也值得庆祝。”

6月6日,视频点播网站YouTube也将组织一场网络集体毕业典礼,已经邀请到的嘉宾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夫妇、前国务卿赖斯等。

波多黎各:车内典礼让学生感动

汽车影院几年前在国内着实火了一阵,坐在自家汽车里看电影,新鲜又惬意。波多黎各东部的拉斯彼德拉斯市日前突发奇想,以汽车影院的思路举办了一场疫情下与众不同的车内毕业典礼。

5月12日,拉斯彼德拉斯市市长米盖尔·洛佩斯召集和主持了这场毕业典礼。近百名高中毕业生戴着口罩坐在各自的私家汽车里,在当地体育场的停车场参加了典礼。停车场临时竖起一个大屏幕,播放该市2020届毕业的135名高中生的照片,还有一些当地明星先录制的祝贺和鼓励的视频。不少参加典礼的汽车上挂着彩色气球,车窗上还有一些庆祝的文字。在抵达停车场之前,这些车组成车队在市中心先转了一圈。

在学生的欢呼声、掌声和汽车喇叭声中,米盖尔·洛佩斯发表了讲话。他说:“这个仪式是象征性的,作为市长,我无权宣布你们毕业,但是我必须想办法让你们重新团结起来,即便我们应该保持距离。”

参加典礼的高中毕业生卡涅斯丽·加西亚对市长组织这个典礼表示感谢,“今天的感动是我以前参加毕业典礼从未体验过的,因为有这么困难我们都克服了,我们毕业了。”卡涅斯丽被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的一所大学录取,专业是临床心理学。

加拿大:飞机上即兴仪式“高出天际”

今年3月,4位加拿大女大学生的人生多了一次常人没有的经历——在1.2

万米的高空庆祝大学毕业。她们求学的加拿大布里克里斯特学院在网站上专门刊登文章讲述了这个有趣的故事。

3月15日,参加完加拿大女大学生排球冠军赛的布里克里斯特学院女排队的4名成员,乘坐西捷航空655航班,从魁北克出发返回学校。她们在登机前得知,受到疫情影响,从3月16日起学校的课程将改为网课,她们原定4月中旬举行的毕业典礼也取消了。

机组人员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为4位姑娘安排一次“高出天际”的毕业典礼。仅仅花了5分钟,这个即兴的毕业典

礼就准备好了。

机组人员找来4个飞机餐盘垫,在每个垫子上写上“西捷航空杰出人物证书”字样。然后,机组人员模仿学校毕业典礼的样子,由一位空乘手持舱内广播的麦克风,逐个念出学生的名字,另一位空乘将“餐盘垫证书”颁发给她们。每位姑娘还领到了一个装满舱内小食品的机上卫生纸袋。机上的旅客向4位姑娘致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其他机组人员则在一旁哼唱了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创作的管弦乐进行曲《威风堂堂进行曲》的第一首《D大调第一进行曲》。这首曲子在

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常作为《毕业进行曲》在毕业典礼上播放。

4位姑娘之一的克雷斯蒂说:“在当前混乱和多变的形势下,这个毕业典礼真心是一件特别特别甜蜜的事情。‘典礼’有点小,也缺乏准备,但是机组人员在本职工作之外为我们准备这一切,真的很贴心。”

布里克里斯特学院的校长唐·泰勒表示,学院的毕业典礼现在只是无限期延期了,典礼一旦举办,西捷航空655航班的机组人员都将受到邀请。(本报纽约6月3日专电)



在波多黎各的拉斯彼德拉斯,戴着口罩的高中毕业生在自己的汽车里参加毕业典礼。

新华社发

法国网课暴露“教育不平等”现实

■姚 岚

法国自6月2日起进入解禁第二阶段,绝大多数初中和高中复课,加之此前已经复课的幼儿园和小学,法国除大学以外的学校教育基本恢复正常。

受疫情影响,法国3月16日起全国停课,学生开启网课时间。当时,法国国民教育部长布朗凯表示,停课期间必须保证“教学不间断”,目标是不让任何一位学生在特殊时期掉队。然而,回顾这两个多月的网课时间,法国主流媒体的观点基本一致:疫情席卷法国期间,在线教育不仅硬件设施问题频发,教育不平等现象也愈加明显。

网课平台仓促上线,教师不熟悉数字技术

为实现“教学不间断”这一目标,法国国民教育部花了不到一周时间,火速出台在线教学方案。

首先,国家远程教育中心(CNED)开发的在线平台——“在家学习”,免费向全国中小师生开放,可以保证1500万用户同时在线(法国共有约1300万中小师生)。该平台两大组成部分:一是从小学到高中各年级的在线课程资源,为期4周。布朗凯强调,在线课并不是让孩子们一整天都对屏

幕,因此平台的资源都提供打印版本。二是虚拟课堂,师生可以通过内置屏幕进行互动。鉴于各地各校情况不同,“在家学习”平台不提供相关作业、答案和课程评分标准,由老师负责处理。

在法国宣布全国停课前,疫情严重的省份已有约42万中小师生提前一周开始尝试线上学习。其中,大部分中小师生都使用“数字学习空间”(ENT)平台。ENT是国民教育部2002年就推出的全方位线上教学系统,涵盖了课程和学生管理、教学资源存储与共享、师生信息交流、虚拟课堂、视频会议和论坛空间等功能,每个教学单位都有各自的门户入口。该平台首先在高校推广,经过不断优化升级,近年来已覆盖全国中学。在小学,ENT平台尚未普及,教师通过CNED开发的“虚拟教室”沟通工作和授课。

虽然法国教育部口号喊得响亮,宣称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但网课平台在全国上线的第一天就漏洞百出。3月16日,在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等地,不少学生全天都无法登录ENT账号,“在家学习”平台也出现连接故障,老师只能临时调整教学计划,改用WhatsApp、Discord等通信软件或电子邮件联系学生。同时,法国多所大学称,电信基础设施落后,难以处理猛增的网课数据流量。

线上教学和工作还暴露了法国教师不熟悉数字技术的问题。法国国民教育

部2018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57%的教师在学校拥有必要的电子设备,53%的人表示会在日常教学中使用数字技术。经合组织教育与技能司专家沙波涅指出,法国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在教学中使用数字化工具普遍不够熟练,远远比不上大部分北欧国家。

贫困家庭学生“失联”,不平等存在各个方面

法国“云开学”前夕,国民教育部估计,全国约有5%的学生家中没有上网课的设备,约有5%-8%的中小学生在停课的前两周里“失联”,但事实比预估更糟糕。在巴黎郊区蒙特勒伊,某贫困街区的初中老师向媒体透露,在线课程第一周里,班上20多个学生中,有1/3在屏幕前认真听课,1/3只是联上了网,剩下的1/3连电脑和网络都没有,有两位学生在上课一周后仍然“失联”。法国北部雷恩市某高中的物理课上,全班70名中学生中有十几个缺席的。为公平起见,教育部和邮政部门合作,要求把老师纸质课件和作业寄给“失联”学生。

有条件“上线”的学生中,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例如,考虑到低收入学生上网课容易分心,小学的课程安排以复习和游戏为主,部分学校甚至提出“分批”对待学生,让成绩落后的学生使用低年

的课程资源。

此外,家长的角色也是影响教育公平性的重要因素。《世界报》采访指出,部分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训练的家长迅速适应了在线模式,为孩子制定详细的作息时间表并坚持执行,他们熟练使用电子平台,还时常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家教经验。但更多工薪阶层家长对网课感到焦虑,没法在居家办公的同时监督几个孩子学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把第一节课的课间休息直接“延长”到中午。对移民家庭孩子而言,在线学习的时间越久,与其他人的学业差距就越大。在巴黎大区的圣丹尼岛小学,每个班级都有2-4名学生上不了网课,五花八门的理由中就包括“家长不会讲或者讲不好法语”。教育工会人士提出批评,政府的“在家学习”平台没有为不识字的家长提供语音讲解,或者有其他语种的解释,有悖公平原则。

最后,大学生面临更为严峻的不平等问题。全国禁足期间,部分贫困学生失去了打工和实习的岗位,收入无以继,甚至无法承担回家的路费,被困宿舍;部分学生只能向学校申请借用电脑上课。法国西部的普瓦提埃大学负责人称,约有25%-30%的一二年级学生联系不上,连电子邮件也不回复。(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法语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

比利时布鲁塞尔把考场搬进音乐厅



6月2日,在布鲁塞尔的音乐厅,大学生保持距离参加考试。新华社发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几所大学把期末考试考场安排在音乐厅、博物馆、球场等地。

据《布鲁塞尔时报》报道,考虑到考生之间应保持较远的社交距离,许多大学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考试,因此将考场搬进了公共场所中。

在4000名来自鲁汶大学布鲁塞尔分校的大学生中,一部分学生必须到布鲁塞尔音乐厅参加考试。校方规定,每场考试的考生数量不得超过80人。

布鲁塞尔音乐厅最多可容纳2000人,其良好的通风设施可以保证场地内空气绝对新鲜,而不是来自再循环系统。音乐厅自3月关闭以来,至今仍未重新营业。从这段时间直到7月3日,这里每天都要举行3场考试。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也将考场设在校外,许多学生不得不在尚未重新开放的艺术与历史博物馆中央空地、艺术山上的广场会议中心参加考试。这些场所交通便利,能提供充足的空间以拉开考生间的社交距离。(编译 吴殊)

法国巴黎餐饮业开放露天座位



6月2日,在巴黎,人们戴着防护面罩坐在重开的餐厅外。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巴黎6月2日电(记者唐霖)法国自2日起进入解禁第二阶段,全国餐馆、咖啡馆、酒吧等恢复营业,多数初中和高中复课,居民出行离家距离不得超过100公里的限制也被取消。

按照法国政府的命令,在疫情较轻的“绿色区域”,餐馆、咖啡馆和酒吧2日起恢复室内营业,但在法兰西岛大区(大巴黎地区)等少数“橙色区域”,此类营业机构仅限于开放露天座位,禁止室内用餐。为此,巴黎市议会特别批准餐馆等可免费占用部分公共空间,在人行道、停车场等放置餐桌,但餐桌间距必须保持在一米以上,每桌人数不得超过10人。

此外,法国的博物馆2日起逐步向公众开放,海滩和湖泊也自当天起向公众开放,但游泳池和体育馆只在“绿色区域”开放。巴黎市议会特别批准餐馆等可免费占用部分公共空间,在人行道、停车场等放置餐桌,但餐桌间距必须保持在一米以上,每桌人数不得超过10人。

意大利罗马“三色箭”飞越上空庆国庆



2日,“三色箭”飞行表演队在天空中留下彩色烟圈。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罗马6月2日电(记者陈占杰)6月2日是意大利国庆节,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当天在罗马向无名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随后前往今年2月21日首先出现疫情的北部城镇科多巴,并前往该镇公墓向新冠病亡者敬献花圈。

意大利空军“三色箭”飞行表演队2日飞越罗马上空,喷出代表意大利国旗颜色的红白绿三色烟雾。意大利空军说,自5月25日以来,该飞行表演队已飞越意大利每个大区首府以及科多巴奥德里上空。2日,意大利航空公司在停航近3个月后,恢复了罗马与纽约之间的航线。罗马与西班牙及北欧国家之间的航线预计于3日恢复。

行走世界

■曹 晶

若不是因为婆罗浮屠,我想我也并不知道印尼还有这样一个叫日惹的地方。日惹是印度尼西亚爪哇中南部的一个特区,是爪哇文化艺术的发源地,它同时也是印尼唯一仍然有苏丹统治的省份。日惹(Jogjakarta)这个英文名实在是让人很难记住,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可以简称它为JOGJA,这样听起来也更为容易,叫起来也觉得颇为可爱。

火山中的奇迹——婆罗浮屠

婆罗浮屠位于日惹西北约40公里处,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佛教建筑群遗迹,它与中国的长城、印度的泰姬陵、柬埔寨的吴哥窟并称为古代东方四大奇迹。但这样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世却迷雾重重:目前尚不知晓它为何修建,也不知道它缘何废弃。婆罗浮屠就这样被埋在层层火山灰之下,于茂密的丛林之中沉睡了数百年,直到19世纪初

才被清理出来。越是神秘越是吸引着好奇的人们,我们怀揣着这样一颗好奇心来到了婆罗浮屠。

据说世界上最美的日出就在婆罗浮屠,但是要想到日出,清晨4点半就得开始等待。我们入住的酒店位于婆罗浮屠景区内,这也是景区内唯一的酒店。放下行李,便迫不及待地走进婆罗浮屠,近距离感受它的神秘。

日惹印象

一层金光,这与不远处的火山相映成趣。在如此庞大的建筑群前,我们显得如此的渺小。身处这宏伟的古建筑群中,时间与空间亦产生奇妙的交错感。当我登至塔顶,回过头来仰望太阳,每个人都会有心灵激荡乃至身心升华之感!之前心中的种种疑虑,在这种自然与人文和谐交汇形成的强大视觉冲击下豁然开朗。

人与光——中世朗天坑

中世朗天坑(Jomblang Cave)位于日惹特区的东南部,是Gunung Kidul地区众多石灰岩洞穴之一。这片区域曾经是一片古森林,几千年前因地震运动而陷落到地表以下,造物者神奇地在地表上形成了一个直径约50米的圆坑。正午时分,在天坑内可以观赏到

奇异的日光,被人不意发现后便成了一个小众的神秘景点。从日惹到天坑,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每天下天坑的人数也是有限的,大约是一天不能超过40人,而且必须当日提早去排队领号。为了追逐这一束光,我们一大早就约了包车司机,夹在一堆摩托车中逆着车流翻山越岭……当我们8点赶到天坑排队处时,前面竟然已经有几组人马先行到达,好在拿到了入坑的号牌。因为要接近正午日光才会洒进天坑,我们要做的事情唯有等待。

随着组织者一声号令,大家纷纷换上黑色胶鞋来到一个简易的绳降绳索前,这套绳降系统相当简陋,全程纯靠人力拖拽,但就是这样简单的设备,据说也从未发生过事故。地面距离洞口垂直高度大约有70米,当我穿戴好装备顺着绳索被缓缓降落时,耳旁徐徐吹来的风以及随风飘荡的藤蔓让我有种自己是人猿泰山之感。